

А. Павловский

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

安·阿赫玛托娃传

阿·帕甫洛夫斯基 著

守魁、辛冰 译



5.6=533

就让那泪水般融化的秋雪，
从不动的青铜眼皮上流淌，
就让狱中的鸽子在远方啼叫，
轮船在涅瓦河上静静地远航。

四川人民出版社

K835.125.6=533
P013

安·阿赫玛托娃传 ◀

阿·帕甫洛夫斯基 著
守魁、辛冰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阿赫玛托娃传/帕甫洛夫斯基著;守魁、辛冰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7
ISBN 7-220-05024-0

I. 安... II. ①帕...②辛... III. 安娜·阿赫
玛托娃—传 IV. 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3330 号

ANNA-AHEMATUOWAZHUAN

安娜·阿赫玛托娃传

帕甫洛夫斯基 著

守魁 辛冰 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庄学君
周靖明
杨 潮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f@mail.sc.cninfo.net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6679239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印刷厂

印 刷

850mm×1168mm 1/32

开 本

印 张

8.875

字 数

210千

版 次

200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220-05024-0/K·668

定 价

20.00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译者序言

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是二十世纪屈指可数的苏联杰出的女诗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把她的百年华诞之年定为“阿赫玛托娃年”，以纪念这位“把人带进一个美好世界”的“诗歌语言的光辉大师”。

1889年6月11日(俄历)阿赫玛托娃诞生在黑海之滨的一个退役海军机械师的家庭中。不满周岁，举家迁至北方，不久又来到了彼得堡的近邻——皇村，即今普希金市。在到处充溢着普希金诗歌光辉的皇村，她度过了童年和少女时代，十一岁开始写诗。1905年由于父母离异，母亲带了几个孩子又回到南方，第二年她就在巴黎出版的俄文杂志《天狼星》上发表了处女作。

阿赫玛托娃是在俄国象征主义诗歌创作出现危机的时刻走上诗坛的，早期的诗基本上是爱情抒情诗，感情真挚动人，形式短小精悍，语言清晰简洁。1910年她嫁给了诗人古米廖夫。1912年第一部诗集《黄昏》问世，儿子列夫降生。自此以后，诗歌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拾，《念珠》(1914)、《群飞的白鸟》(1917)、《车前草》(1921)和《耶稣纪元》(1921—1922)的相继问世，使她当之无愧地被公认为“俄罗斯的萨福”、“白银时代”诗人中

的佼佼者。

十月革命爆发时，不少文人流亡国外，但阿赫玛托娃眷恋着祖国，认为出国是一种耻辱，虽然她的诗作更多地仍关注爱情的欢乐与苦闷，但却能义正辞严地宣告：“我不能同他们在一起/他们把国土抛给敌人宰割。”1918年与古米廖夫离婚，不久就嫁给了亚述学学者什列依柯。然而，他们的夫妻生活也仅维系了三年。古米廖夫1921年无辜因“反革命叛乱罪”被枪决，女诗人几乎终身受株连。

从二十年代初期开始，文坛上的“岗位派”、“拉普派”所代表的极左思潮极力排斥、打击“同路人”作家，阿赫玛托娃自然难逃厄运。1924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点名批判“阿赫玛托娃内心深处的反革命性”。从此以后，阿赫玛托娃的创作进入低谷，一直到卫国战争前夕。在这段时间里，她主要致力于普希金研究，其学术成果后来汇集成《论普希金》一书。而且她对彼得堡的古代建筑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间或还翻译一些诗歌，诗歌创作在1923—1934年间还不到二十首。1923年她与艺术理论家布宁同居，直到1938年。三十年代中期后，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创作出现了中兴，但创作手法与风格都与早期迥然有别。布宁被捕，儿子列夫被捕，使她的诗歌创作从狭小的爱情世界逐渐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她不仅关注于笼罩了欧洲战争乌云，也更加密切注视着国内由于大清洗所带来的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悲哀和不幸，甚至写出了谴责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所造成恶果的著名长诗《安魂曲》。此外，写出了第六部诗集，即后来的《芦苇》。

卫国战争时期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新的活跃时期。她写出了许多格调高昂、富有表现力的诗篇。其中《誓言》一诗流传极广：“那今天同恋人告别的姑娘，/愿她把内心的痛苦化为

力量。/我们向孩子发誓，向祖坟发誓，/谁也不能迫使我们投降！”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46年8月联共（布）中央的决议，又一次点名批判阿赫玛托娃，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大骂她是“混合着污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说她的诗是“奔跑在闺房和礼拜堂之间的发狂的贵妇人的诗歌”。一时间黑云压城，沸沸扬扬地闹腾了三个多月。后来，儿子列夫再次被捕入狱，甚至到了斯大林死后，还好久没获得自由。女诗人在生命最后的二十年里除了继续写出了许多悲愤的短诗外，主要潜心于不断修改和完善她的惊世之作——长诗《没有主人公的歌》。六十年代初她已筹备了第七部诗集《时间的飞奔》的出版，只是到了1965年，这部诗集才同以前的六部诗集一起作为《阿赫玛托娃诗集》问世。1966年阿赫玛托娃辞世时，官方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唯恐追悼会产生对当局的不利影响。她的长诗《安魂曲》是一部真正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它采用了类似于民间哀歌的形式，表达了在大清洗中成千上万人的巨大悲恸，直到1987年，这部长诗才得以在《十月》杂志上全文刊出。

在女诗人的祖国，对于她的诗歌创作的研究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了，涅多布罗沃的论文和艾亨鲍姆、维诺格拉多夫的论著都在阿赫玛托娃的研究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然而，两次全国规模的大批判后，学者和专家对于阿赫玛托娃创作的研究已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了。所以，1966年出版的由本书作者所著的《阿赫玛托娃创作概论》，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重要研究成果。因为到了1970年，费奥多夫在俄罗斯联邦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还批评一些年轻诗人“带着对爱情的粗俗观念”摹仿阿赫玛托娃。1976年，评论家多宾在《情节与现实》一书中论及阿赫玛托娃的诗。可是，1979年科瓦廖夫写的四十万字的《苏联文学史》居然连阿赫玛托娃的名字都不敢提；1982年五十万字的叶尔绍

夫同名著作只用三、五句话点到了“在她的创作中，抒发内心隐秘的室内诗歌在保持其魅力的同时，逐渐具有了社会基础”；1986年百万字以上的维霍德采夫的同名著作在指责“阿赫玛托娃对于国内整个革命更是不理解和格格不入的”同时，开始重视了她在卫国战争中的抒情诗《勇敢》，认为这是“俄罗斯军事爱国主义抒情诗的精品之一”；1989年库列绍夫《十至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一书在二百五十个章节中毕竟有了阿赫玛托娃专节，占五页篇幅……

奉献到读者面前的这本译著是阿·帕甫洛夫斯基撰写的，1991年由莫斯科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研究阿赫玛托娃生平与创作的专著，它旨在为从事中等教育的教育工作者提供一本全面了解阿赫玛托娃的参考书。

作者阿列克赛·伊里奇·帕甫洛夫斯基1926年生于列宁格勒，1950年毕业于列宁格勒的赫尔岑师范学院，毕业后两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作为一位颇有名气的文艺理论家，九卷本的《简明文学百科全书》第五卷上有关于他的条目。六十年代他发表过论述女诗人别尔戈丽茨的专著《诗与心》（1962）和我们前面提到的《阿赫玛托娃创作概论》（1966）。近几年又从事于对古米廖夫的研究。

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正直学者，帕甫洛夫斯基的这本原书名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生平与创作》的著作在苏联颇受好评，当时虽然印数为二十四万册（我们一本理论著作大概只能印三千至五千册），但当年在书店就很难买到，译者是从旧书店以高价索购而带回国内的。

本书把阿赫玛托娃的生平划分为五个阶段，简要地介绍了女诗人的生活经历，着重论述了她在不同阶段里的诗歌创作的社会意义及其在苏联文学史上的地位。作者学识广博，既指出了阿赫

玛托娃的诗歌创作从狭小的爱情生活世界逐渐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天地的发展，也论及了女诗人用以观察世界的历史主义思维的形成过程。资料充实，论述精辟，行文流畅，可读性强，可以说兼顾到了专家和普通读者的不同需求。书中引诗估计凭记忆而随手拈来，因而有几处失误，译者已一一核实纠正过来。

在苏联，对于阿赫玛托娃的研究是在 80 年代后期，即在筹备女诗人百年华诞庆贺时才逐渐形成高潮的，见诸主要报刊的论文、回忆录译者已收集到的有二百篇，重要专著有：维连京的《在一百零一面镜子里》（1987）、赫林科夫的《安·阿赫玛托娃在彼得堡—彼得格勒—列宁格勒》（1989）、《回忆安·阿赫玛托娃》（1991）、《阿瑟和安娜》（1990）、克拉林的《关于阿赫玛托娃》（1990）、卡茨等人的《阿赫玛托娃与音乐》（1989）、卢克尼茨基的两卷本《与阿赫玛托娃的会面》（1991）、获得了俄罗斯国家奖的莉·梵科夫斯卡娅的三卷本《安·阿赫玛托娃纪实》（1976、1984、1989、1996、1997）、切尔内赫的《安·阿赫玛托娃生平与创作年谱》第一卷（1996）、洛西耶夫斯基的《安·阿赫玛托娃传》（1996）、马留科娃的《阿赫玛托娃：时代·个性·创作》（1996）、克尔米洛夫的《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创作》（1998）、叶西波夫的《威严的语词》（1998）以及安纳托利·耐曼的《阿赫玛托娃纪事》（1999）等。

在我国，对阿赫玛托娃的介绍与研究只是近十多年的事。不过，许多著名的俄罗斯文学专家及翻译家都译过阿赫玛托娃的诗，就以成书的时间而论，译者收集到的有：陈耀球先生的《苏联三女诗人选集》（1985，湖南人民）、王守仁和黎华两先生合译的《阿赫玛托娃诗选》（1987，漓江）、高莽先生的《爱——阿赫玛托娃诗选》（1991，外国文学）、郑体武先生的《俄罗斯现代派诗选》（1996，译文）、谷羽先生《俄罗斯诗歌 300 首》（1998，百花）和香港马海甸先生与上海徐振亚先生的《阿赫玛托娃诗文

集》(1999, 安徽文艺), 至于散见于各种报刊的译诗当然就不在其列。

在英语世界里, 阿赫玛托娃诗作的翻译和研究, 在不长的时间里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据马海甸先生两年前搜集到的阿赫玛托娃诗的英译本就有: 林·科劳译本(诺顿版)、斯坦利·库尼兹和马克思·海华德的译本(哈维尔版)、朱迪丝·赫姆谢梅耶和理查德·麦凯恩等人的译本。

美国阿肯色大学出版的《阿赫玛托娃和她周围的人》提供了翔实的研究资料, 罗伯特·欣利的《发烧的夜莺》(纽约)、罗伯特·里德的《阿赫玛托娃: 诗人与预言家》(圣马丁版)也都是颇有影响的专论。英国阿赫玛托娃研究专家阿曼达·海特的《诗的朝圣》是阿赫玛托娃的第一部传记, 英文原著197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1年莫斯科的彩虹出版社出版了俄译本, 我国于1999年由蒋承勇等人翻译成中文, 郑体武先生校对, 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书名为《阿赫玛托娃传》。可惜, 首次只印了1000册。美国埃尔米塔什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关于阿赫玛托娃的论文集《献给阿赫玛托娃》。

译者虽年逾花甲, 研究阿赫玛托娃不过刚刚起步, 或者说根本也谈不上“研究”二字。文字翻译不过是退休后聊以自娱的一点儿营生, 而这本书的翻译最初只是想全面了解一下这位女诗人而已。承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刘文飞先生不弃老朽, 居然多次怂恿我把这简陋的译文拿出来示众, 恭敬不如从命, 也就有了这个译本的问世。

本书的翻译工作得益于北京国家图书馆俄文期刊室和辽宁省图书馆外文期刊室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在此, 译者一并向两室的热心同志致以深切谢意。

对于本译著的批评意见请径寄至: 110015 沈阳大学师范

学院 45 号信箱。译者将不胜荣幸，并致以诚挚谢意。

守 魁

2000 年五一节

译者
序
言



目 次

译者序言 (1)

第一章 早年 (1)

第二章 早期诗集 阿克
梅派 战争与革命
..... (17)

第三章 二十和三十年代
..... (98)

第四章 伟大的卫国战争岁月
..... (183)

第五章 《没有主人公的歌》
战后岁月 (220)

愿有朝一日，我的名字孩子们
能在教科书中诵读……

安·阿赫玛托娃

第一章

早年

在标题为《简略的自述》的自传中，安娜·阿赫玛托娃写道：“1889年6月11日（公历23日），我诞生在敖德萨近郊（大喷泉）。当时，我父亲是个从海军舰队退役的机械工程师。刚满周岁时，我就被带往北方——皇村。在这里，一直生活到十六岁。

“我早年的记忆都与皇村有关：葱绿而湿润的气势恢宏的公园、奶娘带我去过的牧场、奔驰着色彩斑驳的小马的跑马场、旧车站以及一些后来写进了《皇村颂歌》里的别的什么。

“每年夏天我都是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的箭湾岸边度过的，在那里我同大海交上了朋友。那几年里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古城——赫尔松涅斯。

“我学习读书时用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编的识字课本。五岁时，一边听着女教师给大孩子们上课，一边也就开始了说法语。

“十一岁时，我写出了第一首诗。对于我来说，开始学习诗歌不是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那里，而是从杰尔查文（《贺皇村少年生日诗》）和涅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那里起步的。他们这些诗，我妈妈都能背诵下来。”

我在皇村女子学校读过书……^①

家里人很多：母亲茵娜·艾拉兹莫芙娜（1852——1930）、父亲安德烈·安东诺维奇（1848——1915）、姐姐伊琳娜（1888——1892）、茵娜（1883——1905）、妹妹伊娅（1894—1922）、哥哥安德烈（1886—1920）和弟弟维克多（1896—1976）。

对于孩子们来说，最亲近的就是母亲，她性格看起来十分敏感，通晓文学，喜欢诗。后来，安娜·阿赫玛托娃在《北方哀歌》组诗中的一首里为她写下了充满激情的诗行：

长着一双明澈眼睛的女人
（湛蓝湛蓝的，望着它
不能不想到大海），
罕见的名字，白晰的手，
心地淳朴而善良
——她给我苦难的一生
似乎留下了这毫无用处的遗产……

（《北方哀歌》）

^① 《安娜·阿赫玛托娃两卷集》，莫斯科，俄文版，1986年，第二卷，236页。——原注

母亲的亲属中有些是倾心于文学的。比如，如今已被淡忘了的、曾几何时颇有名气的安娜·布宁娜（1794—1829）。安娜·阿赫玛托娃称她为“俄国第一位女诗人”，她就是外祖父艾拉兹姆·伊凡诺维奇·斯托戈夫的姑母，而这位外祖父也曾留下一部并非没有意义的《札记》，它当时曾刊载在《俄国旧事》（1883年第1—8期）上。

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母亲茵娜·艾拉兹莫芙娜把自己母亲的一支追溯到鞑靼王阿赫玛特汗。

安娜·阿赫玛托娃写道：“一天夜里，我的先人阿赫玛特汗就在他的帐篷里让一个被收买了的俄国杀手所害，由于这件事，正如卡拉姆辛所讲的那样，就使蒙古人在罗斯的统治结束了。就在这一天，犹如人们对盛大事件所记忆的那样，从莫斯科的斯列金修道院走出一支十字架游行队伍。众所周知，这个阿赫玛特，就是钦吉兹德。

“阿赫玛特家的公爵女儿之一——普拉斯柯维娅·叶戈罗夫娜在十八世纪嫁给了辛比尔斯克的一家姓莫托维洛夫的富有而显赫的地主。叶戈尔·莫托维洛夫就是我的外曾祖父，他的女儿安娜·叶戈罗芙娜是我的外祖母，她死的时候，我妈妈才五岁，后来为了纪念她，就给我起名叫安娜……”

还应提及的是，安娜·阿赫玛托娃的母亲在年轻时似乎参加过“民意党”人的活动。

父亲看来有些远离家庭，而且不大关心孩子。关于他，阿赫玛托娃几乎没有写下什么，只有谈到在他出走后家中断炊的几句令人心酸的话。“1905年，我的双亲离异，于是妈妈带着孩子们

去了南方。整整一年我在耶夫帕托里亚度过，在那里，我在家中自修学校毕业前一年的课程。我怀念着皇村的生活，并且写出了好多毫无用处的诗……”

关于家庭生活，所知甚少。看来，它与皇村时多少有保障的家庭生活方式没有更多的不同。阿赫玛托娃只是相当详尽地描绘了坐落在宽敞大街和无名胡同拐角处皇村旧居里自己的闺房：“窗子朝向无名胡同……这里冬天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而夏天，长满了松软的野草——茂盛的荨麻和高高的牛蒡……一张小床，一张准备功课的小桌，还有书架。在铜烛台上点着蜡烛（还没有电）。屋角里是圣像，从未想过要用一些小玩意儿、绣品和明信片之类去装饰房间庄重的摆设……”

在皇村，她继续写诗。“做着当时认为有教养的小姐应当做的事，我会把双手叠起来行请安礼，恭而敬之地简要地用法语回答年长的太太提出的问题，在斯特拉斯特纳雅街的学校教堂里做斋戒祈祷。偶尔，父亲带着我去马丽因戏院（穿着学生制服）看歌剧（包厢）。我还到过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春秋时节在帕甫罗夫斯克听音乐——车站……博物馆和图片展览……冬天则常去公园里溜冰……”

当父亲得知女儿写诗时，他很不满意，不知为什么把她叫做“颓废的女诗人”。据父亲记忆中所保存下来的印象，贵族女儿才写诗，而且还要把它们发表出来，这简直令人忍无可忍。阿赫玛

托娃在同莉季娅·楚科夫斯卡雅^①交谈时曾回忆道：“我是一只没有牧羊人看管的小羊，而且作为刚刚步入十七岁的淘气的姑娘，就能够为俄罗斯女诗人选择一鞑靼人的姓氏……还为自己想出了笔名，爸爸一知道我写诗，就说，‘别辱没了我的名字’，我就回答，‘我可不需要你的名字！’”^②

安娜·阿赫玛托娃的童年时代是在十九世纪末度过的。后来她几乎天真地认为，她搭上了普希金生活过的那个世纪的边儿，这是值得骄傲的。

有时，在皇村的街道上出现了庄严肃穆的送葬的行列，并且某些显赫一时的老头子与老太婆跟在棺柩后面，正如她后来写的，这是在安葬“普希金年轻的同时代人”，也就是说，在同十九世纪告别。当然，这样的想法那时并没有出现在这位小姑娘的脑海里，那时她正好奇而恐惧地瞧着那些化了装的马匹，望着跟在柩车旁人们手中的灯盏，然而，一旦她想起自己在皇村的最初印象时，正是一种与告别和离去相联系的东西永远地留在她的记忆中。

多年以后，不论是在诗行中，还是在散文里，阿赫玛托娃都不止一次地写到了皇村生活，用她的话说，皇村就是夏加尔的威帖布斯克^③，是生活和灵感的源泉。

① 莉季娅·楚科夫斯卡雅（1907—1996）：阿赫玛托娃好友，文艺理论家，著有三卷本《安娜·阿赫玛托娃纪实》。——译注

② 莉季娅·楚科夫斯卡雅：《安娜·阿赫玛托娃纪实》，见《涅瓦》杂志，俄文版，1989年，6期，38页。——原注

③ 夏加尔（1887—1985）：法国画家，威帖布斯克是他的出生地。阿赫玛托娃在《皇村颂歌》一诗中提到了“夏加尔描绘故乡威帖布斯克”。——译注

这些柳叶在十九世纪已经凋零，
让诗行银光闪闪鲜艳百倍。
荒芜的玫瑰成了紫红的野蔷薇，
皇村的校歌仍响着祝福的调子。
五十年过去……奇异的命运做了慷慨的补偿，
在无记忆的日子我忘记了时光的流驶，——
虽不会再回那里！可是就是进入忘川
我也会带着皇村花园生动的景象。

（《这些柳叶在十九世纪已经凋零》）

在皇村，她不但爱上了硕大的雨露滋润的花园，古代天神和英雄的雕像，宫殿，卡梅朗回廊，普希金的皇村中学，而且经过多年以后，她也熟悉并清晰地记住了像立体镜般“从里向外”突显出来的一切：兵营、市民的小屋、灰色的围墙、尘土飞扬的郊区小路……

……这里大兵们的玩笑满天飞
心中的恼怒却不消融……
那座画着花纹的岗亭
飘曳出马合烟味。
放大嗓门唱着歌，
拿着牧师太太发誓，
伏特加喝得彻夜不眠，
用蜜粥盛情待客。
乌鸦呱呱高声叫着
颂唱这幻影般的世界……
戴着胸甲的高大骑士